



## 走出噩梦 走向光明

几经周折到了澳大利亚的原天津市国保局成员郝凤军，于2005年6月7日，面见媒体，声援中领馆一等秘书陈用林的正义之举，以直接参与和见证者的身份，曝光中共严酷迫害法轮功的黑幕。以下节选自《大纪元网》郝凤军的口述。

我94年毕业于天津市南开大学法学系，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2000年10月又被调入国内安全保卫局（由公安局政保处和“610办公室”组成），直至2005年2月逃出中国前。

2002年年初的一天里抓了79个法轮功学员，另有2个人跑掉了，其中一个叫徐子傲的女孩才13岁，她母亲孙缇也被抓，13岁的孩子就这样流离失所。2002年2月的一天晚上，我接到电话，让我陪一名法轮功学员看病。当我到达南开分局看守所后，看见法轮功学员孙缇坐在提讯室的凳子上，眼睛被打的成了一条缝，当时审讯她的警察是国保局610办公室的穆瑞利，他的手上拿着一根带有血迹的螺纹钢棍，审讯桌上摆有一个高压电棍，我们进屋后就请穆瑞利出去了，孙缇一下子哭了出来，她撩开上衣让我看看后背，我被惊呆了，她的后背几乎没有皮肤颜色了，全是黑紫色的并且有两道长约20公分的裂口，鲜血在慢慢的往外渗。

过了一会国保局副局长兼610办公室主任赵月增也来了，他命令我们不许向任何人讲这件事。

在和孙缇接触的这段时间里，她几乎天天询问自己孩子的下落，也告诉我们法轮功对做好人的理解。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我更关心她的孩子，一个13岁的孩子没有父母在身边，又不能到亲戚家（她家亲戚全部被监控），她在外面吃什么、睡在哪呢？我内心焦躁不安。母女俩的遭遇和我亲眼目睹的惨状常常在我的梦里出现，令我难眠。后来得知孙缇被判刑7-10年，至今生死未明。

郝凤军后来说，这件事是他思想上的一大转折，为他后来出走澳大利亚埋下了伏笔。

### 无悔的选择

一段偶然的经历，悄然改变着我的一生。我在电子邮箱中发现了几封讲述法轮功的信，说法轮功是“千古奇冤”，说中央台搞“栽赃陷害”，由于和官方媒体所宣传的反差太大，让我觉得不太可信。

春节里，回到家乡，在与身为警察的父亲闲聊的过程中，竟然得知法轮功学员并非真的像官方所称如洪水猛兽，相反却是难得的好人，不免大吃一惊，同时也大惑不解：“既然他们那么好，为什么政府花这么大力气去撒弥天大谎呢？”

春节后，登门拜访了一位要好同事的母亲，她炼法轮功，所以想直接问问她。这位善良的阿姨，在得知我的来意后，向我敞开心扉，述说了从她96年炼功开始，到炼功后的身心变化，一家人和睦相处的情况，一直到99年法轮功被诽谤、歪曲和迫害。

听完阿姨的述说，我才如梦方醒。我为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件大事感到震惊。带着几分沉重的心情，我拿过阿姨送给我的真相光盘，回到了家中。我打开电脑，画面中：一位农民老大爷，为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从家乡，风餐露宿，一步一步走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走

# 古城黎明

●许昌专版● 第四期 2005年6月30日

## 焦点 外交官寻庇护 新闻 拒为镇压服务

【明慧网】中共驻悉尼领事馆前政治事务一等秘书陈用林因不满中共对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异议人士的迫害，在他即期满回国前几周的5月26日向澳洲政府申请政治庇护。

在其递交给澳洲移民局的庇护申请信中说，在他过去任职的四年中，因为用“邪恶的方式”为当局工作帮助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产生的罪恶感，使他频频处于噩梦之中而“华发早生”。

陈说，“如果我回到中国，一定会因为我有处理涉及法轮功问题的经验而继续负责法轮功问题。与其被迫这样做，我宁愿死去。”

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在过去的六年来，因为“工作”原因，都浏览过法轮功的书籍和网站，并和法轮功学员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他们已经对法轮功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们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而修炼者都按照法轮功的教导做好人。他们更知道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诋毁都是文革式的谎言，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则是极其的凶残而又隐晦。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因参与迫害而产生罪恶感，而频频处于噩梦之中。

这些官员在了解法轮功的过程中，也会认识到其原来的无神论观念的狭隘，逐渐明白了善恶有报的道理，知道“暗室欺心，神目如电；因果循环，毫厘不爽”。对信仰者的迫害不仅会在将来面临法律的制裁，而且会给自己真正的生命带来可怕的后果。而中共当局胁迫他们犯罪，实际是把他们推入深渊。所以明白真象的官员会宁死也不愿迫害法轮功。

烂了九双布鞋；那次被官方污蔑为“围攻中南海”的4.25事件，真实的一幕竟是上万的法轮功群众的和平上访。他们是那么的坦然，那么的安静祥和。的4.25事件，真实的一幕竟是上万的法轮功群众的和平上访。他们是那么的坦然，那么的安静祥和。

我被他们的壮举深深震撼了。当看到画面中，天安门广场上法轮功学员遭受着警察的拳打脚踢，仍此起彼伏地高举起手中的“真、善、忍”横幅时，我再也禁不住哭出声来。这是一群在用自己的生命呵护着善良、捍卫着正义、呼唤着良知的人们。

“真、善、忍”三个字一瞬间让我明白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也让我毅然地做出了一生中最无悔的选择：“我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张沛生，女，40岁，大专文化，原许昌市继电器学校英语教师。修炼前身患妇科病，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美丽善良的她经常讲，法轮功修的是“真、善、忍”，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几年来，只因站出来为法轮功说了一句公道话，连续遭到许昌魏都区公安局、610长期迫害，近期再次被许昌伪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

### 六年来为坚持信仰惨遭酷刑迫害

99年秋她进京上访，被当地公安恶警接回后，非法关押在许昌市看守所、拘留所数月，并被迫失去工作。2000年10月22日，因散发法轮功真象传单，被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期间因坚持信仰，遭到残酷折磨：被强迫超体力劳动，多次胁迫洗脑，不准睡觉，关小号，电棍击打等，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法轮功受迫害的六年来，张沛生五分之四的日子是在监狱中度过。为坚持信仰，她绝食抵制迫害，被恶警用塑料管从鼻孔插入胃里野蛮灌食；恶警还多次对她进行体罚：在烈日下曝晒、坐老虎凳、蹲铁笼子、戴手铐、戴脚镣，35斤重的脚镣给戴上不解恨，又戴

再三次年被冤非狱法期判满刑，五年沛生

58

斤重的脚镣……逼迫她洗脑转化，放弃信仰。抄家恐吓，家破人亡，剥夺基本生存权利原工作单位被迫开除其工职，移居海外的未婚夫被逼与她解除婚约，张沛生被判刑后，其年迈的母亲被吓得大小便失禁，整日惊恐万分，想不通为啥不能当好人，加之恶警不时抄家恐吓，不准探望女儿，久积成疾，于2004年春含冤去世。老人临终前，呼唤着女儿沛生的名字，老泪纵横的说：“善人不准当，啥世道啊！”

三年冤狱期满，2004年10月5日，张沛生因向世人讲法轮功真象，再次遭魏都区恶警绑架，一直劫持在许昌市看守所。近期再次被许昌伪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目前张沛生正在上诉。

好人不让做，非让转化成一个坏人吗？不相信“真、善、忍”，难道去信“假、恶、斗”吗？做一个好人有罪吗？谁正谁邪，谁好谁坏，这一目了然了吗？

善良的许昌百姓，法轮功学员只是因为信仰“真善忍”就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天理不容。请您伸出援助之手和我们一道维护正义、呵护善良，营救我们的亲人，共同抵制邪恶及其帮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 江泽民在瑞典受到刑事起诉

【明慧网】2005年6月13日，瑞典著名人权律师彼得·伯格奎斯特先生与法轮功学员代表一起，向瑞典警察局递交了一份起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民等人的诉状，控告他们犯下谋杀、酷刑及绑架罪。

法新社和瑞典《当地》报引用瑞典律师彼得·伯格奎斯特的声明说：“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极深，而且已持续数年。这场迫害是由中共一手发起，由江泽民建立的一个特殊机构“610办公室”具体指挥的。”

2001年11月，包括八名瑞典公民内的一组西方人士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请愿，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在律师的声明中说：“他们遭到了逮捕、殴打、威胁和强行拘留。其中几位瑞典学员所遭遇的对待，符合《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中有关酷刑及绑架的标准。”

“几年来，在中国有23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些仅是已被证实的案例。”

律师表示，瑞典“有义务对这些罪行采取司法程序并惩罚作恶者。”他特别指出“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制，律师如果受理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就会被惩罚。”

资料显示，在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芬兰、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和美国等国也启动了类似的法律程序，控告江泽民及对迫害有直接责任的中共官员。

**SOS紧急营救**

福

### 晚期淋巴癌和癫痫病…

### 三日痊愈

我妹妹13岁时患癫痫病。30多年来，走遍了沈阳各大医院，用尽了各种中草药、偏方，未见好转。几年前脖子上突起一个大包，腮部、颈部等多处长瘤子，经沈阳陆军总院确诊为晚期淋巴癌，癌细胞已扩散到骨髓里。家住偏远农村，妹夫残疾（一只手），送老衣服都买了。

2005年5月6日，我陪父母前去探望，见她躺在炕上不吃不喝，全身浮肿、蜡黄，疼痛难忍，人瘦的已脱像，眉毛也掉光了，手哆嗦，说话无力，用人搀扶着勉强坐了一会儿，还阵阵糊涂，生活不能自理。我的泪水止不住了，父母都哭出了声，屋里所有人都哭了。我拿出护身符给她看，告诉她：“真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就能好起来。”她睁开眼睛清清楚楚的随我念了一遍，我说：“你信就好使。”她说：“我信，只要病能好。”临别时我将护身符放在她枕头上嘱咐说：“别忘了念。”妹夫说：“念去呗，也不搭啥。”我舅母（70多岁）说：“这要能念好，那可真神了。”三天后妹夫打电话兴奋的说：“她好了！”我问：“好到什么程度？”他说：“比以前好的时候还好，一天能吃三碗饭，自己下地溜达，上厕所，还能帮我做饭、刷碗、扫地，这是奇迹呀，我也念呢。”

我母亲不相信，非要去亲眼看看不可。之后告诉我：“小英真好了，几十年了，从来没见过她这么精神，浑身哪都不疼了，抽筋也好了，说话也不像早先东一句西一句的，人还变好看了呢！”

